

爷爷的臂膀

■卢丹

思绪翻涌,难以自抑。从何处讲爷爷这平凡却又值得铭记的一生呢?就从爷爷宽厚有力的臂膀说起吧。

我的母亲因体弱,婚后四年未育。第五年,我姗姗来迟,自然成为全家珍宝。很快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,任凭父母师长软硬兼施,我始终抗拒入园。直至爷爷登场,他像老鹰捉小鸡一般,一只臂膀把我夹在腋下送进了学校。

在爷爷那宽厚有力的臂膀守护下,我顺利完成了幼儿园、小学和初中的学业。中考失利那年,母亲为我安排了当裁缝学徒之路。我反抗,却无力扭转局面。此时爷爷出现了,问清学费便递上钱款,只留一句:“丹丹必须读高中。”就这样,我成了村里首个中考落榜却叩开高中大门的女孩。

爷爷是个讲究的老人。吃饭有酒有肉,穿衣干净整洁,说话张弛有度。九十岁后,他觉得自己有老人味,眼泪和鼻涕会不自觉地流,所以只要家里来客,他从不上桌吃饭。在我的记忆中,近些年,只有吃团年饭时,他才肯和我们围坐一桌吃饭。

爷爷很自律,每天七点起床,七点半吃早饭,八点从家出发,往返两公里去为一家人买一天的新鲜菜,无论严寒酷暑、刮风下雨,从未间断。只要听说我要回家,他总会买很多我爱吃的菜。

爷爷不愿麻烦别人。他卧床不起有一年之久,却从未把大小便弄在床单上,吃饭坚持自理,房间里放了蹲便器。我想,每次挣扎起身,他都用了浑身力气吧。有一天听弟弟说,爷爷已经一周未进食了。他是如此渴望生命,想看到我和弟弟学业有成、结婚生子,心愿未达成他怎么会不好好吃饭呢?我唯一能想到的原因,是他已耗尽所有力气去维护自己的尊严,选择了接受命运。

小时候,爷爷是我讨厌的人,“不择手段”逼我学习;年少时,他是最亲近的老人,因为他有开放的教育理念;成年后,他是最牵挂的人,每当我遇到困难,只要回到家,什么也不做,只是静静地看他将平凡简单的日子认真地重复着——散步、买菜、午休、看书、晚上八点睡觉,我就能获得无穷的力量。

这一年,妈妈的主要工作就是一日三餐变着花样给爷爷做饭。爷爷弥留之际,爸爸日夜守护,端饭喂饭、擦洗身体。爷爷去世那晚,半夜一点,他突然喊爸爸给他倒杯酒,喝完酒,爸爸转身出去放杯子,再回房间时,爷爷已经安详地闭上了双眼……

如他所愿,最后他没有麻烦任何人,他知道大家都很忙,他选择安静洒脱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!

我最爱的爷爷,一路走好。你长眠,我常念。

作者地址:十堰市紫霄大道

父亲是条河

■吴忠富

昨夜,又梦见父亲了。醒来,我泪雨滂沱。这半年,常常梦见去世的父亲。梦中的父亲有时笑容满面,有时神色平静,与我们一起说笑,侍弄着院子里的花。

寂静时,独坐一隅,常常想起父亲与我们在一起的日子。

父亲不善理财,在家不掌握财务大权,每月工资上交,大小事由母亲安排。父亲曾夺过一次权,可没到一个月就又交还给了母亲。我和哥哥姐姐很喜欢父亲“掌权”的日子,因为那时饭菜总是很好。

父亲每天慢悠悠地喝点酒,很滋润的样子。高兴了,给母亲也倒一小杯酒,夫妻二人边喝边聊。母亲生气时,父亲也是用这种手段哄她。

父亲性情温和,极少打骂我们。我家兄妹七个,大哥两岁时因病早夭,父亲那时生出了许多白发,对小哥和我愈加疼爱。有一次小哥犯了严重的错,父亲十分生气,狠狠打了他一顿。事后父亲常说小哥太倔,打的时候不知道跑。而我就不同,惹父亲生气时就赶紧跑出去,吃饭时,父亲就满院子喊我回家吃饭。

父亲对我们兄妹六人十分疼爱。夏天,晚上家家户户把床搬到门外睡,父亲挨个给我们涂上满身的爽身粉,摇着大蒲扇,驱赶着蚊子,直到我们都沉沉睡去。

我快中考时,心情很烦,母亲做好的饭,我经常闹脾气不吃。父亲就做饺子、烙饼、手擀面给我吃,还挤着眼睛努着嘴,示意我哄着母亲。

我上高中后,离家也远了,每周末才回家。每次回到家,母亲在厨房忙碌着,父亲笑着喊我到柜子前,拿出苹果、桃子、花生、糖块叫我吃,告诉我谁与谁结婚了,哪个亲戚朋友来看他了……我知道,母亲每月给父亲过早、喝酒的钱并不多,那些东西都是他省下来留给我的。

父亲好客。每年冬天,牛羊肉上市时,父亲就把牛羊脚、杂碎之类买回家,做成各种美味的火锅,叫来朋友同事,围着火锅热气腾腾地吃。我和哥哥姐姐们上班后,我们的朋友同事也喜欢吃父亲做的火锅。父亲常让我们邀请他们来,与他们边吃边喝边聊,像朋友一般。这些食物虽便宜,做起来却极麻烦,父亲戴着老花镜,拿着小尖刀小心地剔着羊蹄毛的情形仿佛就在眼前。

2010年,父亲病重的那段日子,恰逢我的工作变动,每次回家他总说让我安心工作,有母亲照顾就行了。粗心的我竟信以为真!2015年,父亲弥留之际,我在市里学习,得到消息匆匆赶回去,却也没能见上他最后一面。

母亲说,父亲去世前一天还在问我明天会不会回来。知道自己时日不多,他多想看看我们,多么不舍啊!母亲说,父亲最后那段日子,每天都忍着剧烈的疼痛,怕我们看了难受。总是疼得受不了才吃少量的止疼药,常常疼得汗水湿透衣服和被褥。听了母亲的诉说,我忍不住失声痛哭。父亲啊,儿女有愧呀!

父亲去世七八年了,可我依然觉得他与我们一起。每次走在大街上,看到与父亲年龄相仿的老人,我都觉得特别亲切。每次逛商店,看到适合父亲穿的衣服,我就忍不住想父亲穿着一定很好……父亲啊,我们该如何弥补我们的遗憾呢?

窗外细雨纷飞。给父亲送行那天也是这样的天气,嫂子和妻子搀扶着母亲,母亲的白发在寒冷的风中飞舞着……

作者单位:竹溪县中峰镇八一学校

花木祠堂

■王树垚

小时候每次睡在奶奶家,总是很害怕,因为窗后不远处就是一座坟莹。

那时候,清明祭祖是一件大事。每至清明,亲人从各处齐聚老屋。老屋是泥墙青瓦的院落,透着古朴与陈旧,在岁月里静默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,老屋后那处坟莹就是曾祖父的长眠地。

长辈带着我们,浩浩荡荡地走向墓地。坟后生长着各种农村常见的药材,车前草、夏枯草,还有叶片细长的麦冬。年幼的我并不认识,总觉得那是地底的魂灵在土里生了根。

坟莹两侧的金弹子是祖父幼年栽的,春末结出玛瑙似的红果,经冬不落,像两排沉默的卫士。樱桃树三月落花,桂花树八月洒金,那些年岁里竟不觉得草木有情,只觉得坟是一个让人害怕的意象。看到坟莹旁的清明吊,总觉得那飘摇的影子会勾走谁的魂魄。

今年清明前夕,我再次来到这里。曾祖母已去世,与曾祖父相伴于这片土地。亲人们不再像从前那般能聚齐,有的在外地为生活奔波,有的身体欠佳无法远行,有的在学校念书脱不开身。

站在坟前,没有了儿时的恐惧,满是亲切。坟莹周围的花草树木,在春雨的滋润下,愈发葱茏。恍然间,我觉得它们不只是普通的植物,像一座天然的祠堂。金弹子像祠堂的梁柱,挺直而坚实;樱桃树在春日里繁花满枝,似悬挂的经幡;桂花新叶正在勃发,宛如祠堂里袅袅的香烟,萦绕不散。那些不知名的野花野草,带着蓬勃的生命力,肆意地生长着。满目葱茏里,每一片新叶仿佛都藏着故人的掌纹,风吹花木,叶片沙沙作响。

我渐渐明白,身边的亲人会越来越来,但他们留下的记忆,就像种子,在我们生命里生根发芽。曾祖父的勤劳,曾祖母的和蔼,爷爷的豁达,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们。这些逝去的亲人,生前用他们的爱与关怀,滋养了后代子孙,让我们懂得为人处世的道理,学会了善良、勤劳与坚韧。而身后,他们又滋养了这片土地上的花草树木,让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延续。

准备离开时,苍耳子牵住了我的裤脚。转身回望,坟莹已隐入茫茫暮色……

作者单位:郧阳区人民检察院

8

武当风

清明·长记忆

责任编辑:王勇
2023年4月3日 星期四
编辑:王云英

